

藏在阴影之中

地下经济的发展



Friedrich Schneider
Dominik Enste

藏在阴影之中

地下经济的发展

Friedrich Schneider
Dominik Enst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2年

丛书编辑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Jeremy Clift

封面设计及排版
Massoud Etemadi, Jack Federici
和基金组织制图科

ISBN 1-58906-154-3
ISSN 1020-8399
2002年3月出版

如欲订购基金组织出版物, 请联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 (202) 623-7430 传真: (202) 623-7201
电子信箱: publications@imf.org
互连网址: <http://www.imf.org>

前言

编写《经济问题》丛书是为了向广大的非专业读者介绍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的一些专题性经济研究工作。丛书的素材主要选自基金组织的工作文章—由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访问学者撰写的技术性论文以及与政策有关的研究文章。

本文取材于2000年2月的基金组织工作文章第00/26期—“世界影子经济：规模、原因及后果”。读者可从基金组织的出版物服务部购买文中提到的研究文章（定价10美元）或从基金组织的网站（www.imf.org）下载原文。本小册子由Rachel Weaving编写。Schneider教授更新了本文的部分数据，包括抽样数量。

影子经济

工厂的工人晚上从事第二职业，开没有牌照的出租车；水暖工为客户修理破裂的水管，以现金收取报酬，不向税务机关申报收入；毒品贩子在街头向可能的主顾兜售毒品。以上都是典型的地下经济，或曰影子经济，其中既有合法活动，也有非法活动，形成每年总量达数万亿美元的“帐外”经济，既是税务人员的盲区，也不在政府统计人员的视野之内。

犯罪和影子经济活动的存在由来已久，并在世界各地愈演愈烈。几乎所有国家都努力限制其发展，因为此类活动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 影子经济的繁荣会使官方统计数字（失业、劳动力、收入、消费等数字）失去可靠性。根据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可能不切实际、难收成效。
- 影子经济的发展可能引发破坏性的恶性循环。影子经济中的交易活动逃避纳税，造成税收低于应有的水平。面对税基缩小以及逃避税收现象，政府可能提高税率，从而使更多人逃入影子经济，进而加重公共部门的预算压力。（然而，影子经济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收入会在获得之后立即在官方经济中支出，对官方经济产生相当大的积极刺激作用。）
- 影子经济不断发展可能会吸引国内外工人脱离官方经济，加入影子经济。

什么是影子经济？

影子经济也叫地下经济、非正式经济或平行经济，其中既包括非法活动，也包括在合法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因采取现金交易或易货交易方式而不报告的收入。因此，影子经济包含税收机构征税范围内的所有经济活动。请参见表1。

但是，由于影子经济时刻都在为适应税收和监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很难给影子经济做出精确的定义。

表1. 地下经济活动的类型

活动类型	现金交易	非现金交易		
非法活动	销赃；毒品贩卖和制造；卖淫；赌博；走私；诈骗。	毒品、赃物或走私货的易货交易。生产或种植供自己消费的毒品；盗窃供自己使用的物品。		
	逃税	避税	逃税	避税
合法活动	自营取得的收入隐匿不报。从事与合法商品和服务相关的工作，取得的工资、薪水和资产隐匿不报。	为员工提供优惠、额外福利。	合法商品和服务的易货贸易。	所有自己动手完成的工作和邻里之间的帮助。

表的结构引自Lippert和Walker所著《地下经济：规模和影响的全球证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弗雷泽研究所，1997年。



影子经济的规模有多大？

影子经济的规模很难估计，因为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总是尽力避免被察觉。但是决策机构和政府管理机构必须了解有多少人从事影子经济、地下活动发生的频率以及地下活动的规模，以便在资源分配上做出适当的决策。

为此，经济学家和政府统计人员设计了多种方法来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为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研究人员以84个国家为样本，采用多种估算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就研究范围内所有84个国家而言，影子经济的增加值已达到巨大的金额。

表2所示为三类国家的平均估算结果，即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体以及21个发达经济体，其中最后一类全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由于采用的估算方法不同，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仍然较差。

表2. 影子经济占官方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8-2000年

国家类别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发展中国家	35 - 44
转轨国家	21 - 30
经合组织国家	14 - 16

由于不同资料来源使用的估算方法不同，因此，表中列出的是估算结果的范围。本文后面部分将介绍常用的估算方法。

发展中国家

1998-99年在非洲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尼日利亚和埃及的影子经济规模最大，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和69%。相比之下，南非的影子经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同一期间，亚洲影子经济规模最大的是泰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的影子经济规模最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为14%。1998-99年，拉美影子经济规

模最大的是玻利维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智利最低，为19%。

转轨经济体

1998-99年，在前苏联国家中，格鲁吉亚影子经济的规模最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俄罗斯影子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乌兹别克斯坦最小，占9%。同期在中东欧的转轨国家中，比例最大的是保加利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斯洛伐克最小，占11%。

经合组织国家

1999-2001年，在2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希腊和意大利影子经济的规模最大，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和27%。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居中，美国和奥地利较低，均为10%，瑞士为9%。



影子经济的增长程度如何？

在大多数转轨国家和本文研究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影子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由于缺乏数据，无法准确判断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趋势。）1990至1998年之间，前苏联国家影子经济的规模有所扩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四分之

一增加到三分之一以上，中东欧国家则几乎没有变化，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本文研究的21个经合组织国家，30年来影子经济一直保持增长。1970年，大部分国家的比例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2000年，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瑞典的比例已增加一倍，达到或超过20%。影子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的比例也有所增长。以美国为例，1970年影子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2000年已增加一倍，达到9%。

90年代，经合组织国家影子经济的增长速度最快，总体影子经济从1990-93年的13%增加到1999-2000年的17%。90年代末期，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子经济依然不断增长。



影子劳动力

影子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无论是否拥有官方登记在册的职位，只要在影子经济中担任雇员或雇主（或同时担任雇员和雇主），从事面向市场的产出活动，均属影子劳动力市场的范畴。在影子经济中，部分从业人员有正式的职业，利用业余时间、甚至正式职业的上班时间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则仅在影子经济中就业，原因是影子经济收入较高或无法进入官方经济，例如非法移民。

90年代后期，欧盟有2,000万人从事影子经济活动。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合计有3,500万人从事影子经济活动。某些国家影子经济的从业人数非常庞大：意大利为劳动力总数的30-48%（1997年），西班牙为12-32%（1997-98年），瑞典为20%（1997-98年）。许多国家影子经济的从业比例非常高，同时官方失业率也非常高。

过去二十年来，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影子劳动力队伍一直在扩大。以丹麦为例，15年来影子经济的从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了一倍，1980年为8%，1994年已上升到15%。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也类似：1974-82年德国的比例相对较低，为8-12%，但在其后16年内增加了一倍，1998年达到22%。1975-82年，法国的比例为3-6%，但是到1997-98年度已增加一倍，达到6-12%。



影子经济为什么不断增长？

在税率相对较低、法律法规较精简、法治较完善的国家，影子经济的规模往往相对较小。

根据几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影子经济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是税收和社保费用的负担日趋加重，同时官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不断增加。另外，官方经济中的工资标准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税收和社保费用

税收和社会保障金支出使官方经济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因此成为推动影子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官方经济中劳动力总成本与税后劳动所得之间的差额越大，雇主和雇员就越想规避这个差额，加入影子经济的行列。这个差额可能非常大；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例，企业及其工人支付的税收和社保费用合计相当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上述差额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保制度和税收制度，因此，社保制度和税收制度是影子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

几项研究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税收制度对影子经济有影响。在奥地利，直接税负（包括社保费用）对影子经济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关系到企业和工人的法规数量和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其他研究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和美国也存在同样情况。分析表明，在美国，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联邦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影子经济即增长1.4个百分点。也是在美国，如果降低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可防止影子经济进一步增长。

对加拿大魁北克市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官方经济与影子经济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大。当官方经济中的净工资增加时，人们会减少在影子经济中的工作。这项研究还强调指出，如果人们认为税率过高，提高（边际）税率就会导致税收下降。

国家法规

政府法规可能大幅度提高官方经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此类法规包括许可证制度、劳动力市场法规、贸易壁垒和对外国人的劳动限制规定。在官方经济中，雇主会把大部分因此额外增加的成本转嫁给雇员，使雇员有很强的动机转入影子经济。

几项研究表明，对经济的监管越多，影子经济规模就越大。例如，在84个发展中经济体、转轨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监管指数（范围：1-5点）每增加一点，影子经济就增长10%。

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对雇主的成本和工人的动机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总成本高企是官方失业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子经济膨胀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官方登记失业的人在影子经济中就业。

有些国家的政府（例如法国）和工会（例如德国）对官方经济中的工时加以限制，目的是减少失业。强行缩短官方经济中的工作时间，本意是重新分配有限的工作机会，促进公平，但客观上却促使人们进入影子经济。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缩短工时后，公司员工生活所在地住宅翻修和装修业远比其他地区活跃。

政府管理

在政府机构力量大、效率高的国家，影子经济的规模往往较小。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造成影子经济规模扩大的不是加税本身，而是政府在税收制度和法规的执行上效率低、随意性大。

如果经济法规很多，但执法不力、随意性大，就为影子经济活动的滋生提供了特别肥沃的土壤。这种情况还会助长腐败现象。

对腐败与影子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不多，但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研究表明，在腐败现象较严重的国家，影子经济的规模也较大。腐败的本质就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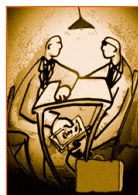
使腐败者有机可乘的活动包括：

- 对具体经济活动（例如开商铺或开出租车）实行监管或许可证制度；

- 土地使用管制和其他类似的官方决定；
- 管理或随时获得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 有权决定公共投资签约事项；
- 有权提供税收优惠；以及
- 有权招聘和提拔公共部门的人员。

几项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腐败程度的降低与影子经济的程度直接相关。所有研究都指出，腐败越严重，影子经济的程度就越高。

其中一项研究指出，“比较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以及某些东欧国家实现了很理想的平衡：税收和监管负担较低，财政收入征收得力，法治和腐败控制状况良好，非官方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相比之下，许多拉美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则表现出失衡的特征：对企业课重税，监管随意性大，企业负担沉重，法治薄弱，贿赂现象严重，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比重相对较高。”¹



对官方经济的影响

影子经济规模的变化会在以下方面的变化上得到反映：

- 货币指标。影子经济中的交易大都是以现金方式进

¹ 参阅Johnson, Simon; Daniel Kaufmann及Pablo Zoido-Lobaton所著“监管者的自主决定权与非官方经济”，《美国经济评论》，第88卷第2期，1998年。

-
- 行。影子经济日趋活跃很可能会提高对货币的需求。
- 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随着地下行业的从业人数不断增加，官方经济的劳动力参与率可能会下降。同样，随着人们在地下行业的工作时间增加，在官方经济的工作时间可能会下降。
 - 产出统计数字。随着影子经济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投入（尤其是劳动力）至少会有一部分退出官方经济。这种置换可能降低官方经济增长速度。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影子经济或非正式行业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不能给出肯定的解释。有些人指出，影子经济会抑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他们认为，缩小影子经济可提高税收，刺激公共开支上升，尤其是增加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开支，因此有助于扩大生产，能够提高总体经济增长速度。

相反的观点认为，非正式行业比正式行业更有竞争力和效率，因此影子行业的增长会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在影子经济中取得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二会很快用于官方经济中。在德国和奥地利，如果不存在影子经济，则影子经济所产生的增加值有三分之二根本就不会产生。从1960年至1984年，英国影子经济提供的收入显著提高了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毫无疑问，以上开支对经济增长和间接税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对公共服务的影响

与官方经济相反，影子经济中的交易会造成国家收入低于预期水平，进而削弱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对此，

政府可能提高对个人和企业的税率。但是如果采取加税手段，尤其是在公共商品和公共行政管理的质量明显恶化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时，就会促使企业和工人更愿意转入影子经济，从而使恶性循环不断延续。

社会转移支付

领取丰厚失业福利的人非常不愿意在官方经济中就业，因为这种转移支付可显著提高其总收入，并且不妨碍从事地下经济活动。



测算影子经济

分析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使用的估算方法不同，对影子经济的估算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不存在什么“最佳”的估算方法；每种估算方法都各有长短，反映的问题和得出的结果也各有侧重。表3列出了常用的方法。其中货币需求法和潜在变量法的应用最为广泛。

对各种方法的比较研究突出表明，对于相同国家同一时期影子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出相差很大的结论。比较研究表明，决策者在使用只根据一种方法得出的估算结果时要谨慎。比较研究还表明，如果使用不同的估算方法，则在进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或国家内部的纵向比较时也必须谨慎。

表3. 影子经济的测算方法：测算法对比¹

方法	主要特点
直接法	
抽样调查	利用调查数据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税务审计	根据对未申报应纳税收入的审计结果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间接法	
国民核算统计法	根据国民核算或个人数据的收支统计差额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劳动力统计法	假设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为常数，根据官方经济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交易法	采用经济中的现金交易总量计算总体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非官方加官方），然后用总体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再根据两者的差额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货币需求法	假设影子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并且影子经济的增长会增加现金需求，然后根据现金需求量估算影子经济的规模。
有形投入法 (电力消耗)	假设电力消耗是衡量总体经济活动的唯一最佳有形指标通过电力消耗估算影子经济的增长。用电力消耗总量的增长速度减去官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用两者之间的差额来衡量影子经济的增长。
模型法	
潜在变量法	将影子经济的规模作为以下两种变量的函数进行估算：一种变量是假设对影子经济有影响的观测变量（例如税务负担、政府监管负担），另一种变量是影子经济活动影响到的变量（例如现金、官方工作时间、失业等）。此法效果较好，因为同时考虑了多种原因和影响。

¹ 各种方法的详细说明见Friedrich Schneider和Dominik Enste所著“影子经济：规模、原因和后果”，《经济文献杂志》，2000年，38/1，第77-114页。



采取行动的影响

如前面所述，影子经济规模的扩大很可能造成国家收入下降，进而降低公共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最终导致对企业和个人提高税率，并且往往伴随着公共商品（例如政府提供的公路和医院）的质量下降和管理不善。

但是另一方面，在影子经济中获得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会立即用于官方经济中。这一点可能促进官方经济，进而扩大总体经济增长。因此，影子经济对每个人都有影响。但是，很难确定影子经济对官方经济的最终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政府能够采取行动来限制影子经济。研究表明，影子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一般税率较低（因此照章纳税的情况较好）而税收较高，法律和法规较少而执法尺度一致，并且公司行贿现象较少。

造成影子经济规模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税收和社保费用负担不断加重，再加上国家监管活动过多。法规执行不力、执法尺度不一也助长影子经济活动。研究结果明确显示，法治对于打击腐败和相关的影子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中有一些对政策制定者有益的启示：

- 即使大幅度降税率，影子经济也不会显著缩小，但是可以稳定影子经济的规模。
- 与平均税率相比，边际税率对人们的影子经济从业决定的影响更大；用间接税取代直接税不太可能改善照章纳税的状况。
- 加大审计税收的频率、加重对逃税行为的惩罚可缩小影子经济的规模。
- 政府应更加注重将某些影子经济活动合法化，例如放开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

-
- 进行放开监管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改革可减少腐败的动机，鼓励企业从影子经济转入官方经济。
 - 政府应更加注重法治，在尽量减少不必要法规的同时严格执法，而不是一味增加法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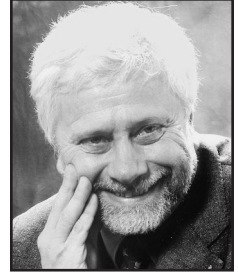


经济问题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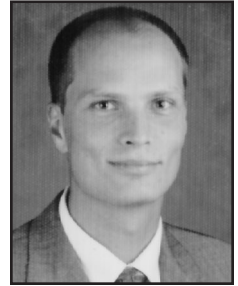
1. *Growth in East Asia: What We Can and What We Cannot Infer*. Michael Sarel. 1996.
2. *Does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atter for Inflation and Growth?* Atish R. Ghosh, Anne-Marie Gulde, Jonathan D. Ostry, and Holger Wolf. 1996.
3. *Confronting Budget Deficits*. 1996.
4. *Fiscal Reforms That Work*. C. John McDermott and Robert F. Wescott. 1996.
5. *Transformations t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Stephen H. Axilrod. 1996.
6. *Why Worry About Corruption?* Paolo Mauro. 1997.
7. *Sterilizing Capital Inflows*. Jang-Yung Lee. 1997.
8.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 Zulu Hu and Mohsin S. Khan. 1997.
9. *Protecting Bank Deposits*. Gillian G. Garcia. 1997.
10. *Deindustrialization—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1997.
11. *Does Globalization Lower Wages and Export Jobs?* Matthew J. Slaughter and Phillip Swagel. 1997.
12. *Roads to Nowhere: How Corrup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 Hurts Growth*. 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i. 1998.
13. *Fixed or Flexible? G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Right in the 1990s*. Francesco Caramazza and Jahangir Aziz. 1998.
14. *Lessons from Systemic Bank Restructuring*. Claudia Dziobek and Ceyla Pazarbaşıoğlu. 1998.
15.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Guy Debelle, Paul Masson, Miguel Savastano, and Sunil Sharma. 1998.
16. *Should Equity Be a Goal of Economic Policy?* IMF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1998.

-
17. *Liberalizing Capital Movements: Some Analytical Issues*. Barry Eichengreen, Michael Mussa, Giovanni Dell’Ariccia, Enrica Detragiache,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nd Andrew Tweedie. 1999.
 18.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Lessons of the First Decade*. Oleh Havrylyshyn and Donal McGettigan. 1999.
 19. *Hedge Fund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nald Mathieson. 1999.
 20. *Job Creation: Why Some Countries Do Better*. Pietro Garibaldi and Paolo Mauro. 2000.
 21. *Improving Governance and Fighting Corruption in the Baltic and CIS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IMF*. Thomas Wolf and Emine Gürgen. 2000.
 22. *The Challenge of Predicting Economic Crises*. Andrew Berg and Catherine Pattillo. 2000.
 23. *Promoting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Learning What Works*. Anupam Basu, Evangelos A. Calamitsis, and Dhaneshwar Ghura. 2000.
 24. *Full Dollarization: The Pros and Cons*. Andrew Berg and Eduardo Borensztein. 2000.
 25. *Controlling Pollution Using Taxes and Tradable Permits*. John Norregaard and Valérie Reppelin-Hill. 2000.
 26. *Rural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Mahmood Hasan Khan. 2001.
 27. *Tax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Vito Tanzi and Howell Zee. 2001.
 28. *Moral Hazard: Does IMF Financing Encourage Imprudence by Borrowers and Lenders?* Timothy Lane and Steven Phillips. 2002.
 29. *The Pension Puzzle: Prerequisites and Policy Choices in Pension Design*. Nicholas Barr. 2002
 30. *Hiding in the Shadows: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Friedrich Schneider with Dominik Enste. 2002.

Friedrich Schneider: 奥地利林兹 Johannes Kepler 大学经济学教授。曾获得Konstanz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影子经济、税收和环境经济学方面著述极丰。



Dominik Enste: 先后在科隆大学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研究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心理学。曾在科隆大学经济政策系攻读研究生课程。在担任George Mason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研究学者期间协助撰写本文。



本期《经济问题》所基于的工作文章全文及附表和附图，可从基金组织网站获得（<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CAT/shortres.cfm>）。